

《资本论》共产主义思想的三维阐释

杨泽光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对《资本论》共产主义思想的正确理解, 不应局限于对“共产主义是什么”的考察, 而应当对共产主义“内容的自我展开过程”进行追问, 即对《资本论》共产主义的生成过程进行探析。《资本论》通过“三大批判”将“资本”的全部秘密揭示了出来, 进而言明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命运以及共产主义的生成。从哲学维度进行审视, 《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体性批判揭示了“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生成; 从政治经济学维度进行审视, 《资本论》通过对资本运行逻辑生成与瓦解的批判性分析, 阐明了共产主义的生成; 从科学社会主义维度进行审视, 《资本论》通过批判以保留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开辟出现实的共产主义道路。

关键词: 《资本论》; 共产主义; 三大批判; 资本逻辑; 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A 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4)06-0551-08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20408172

A Three 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Generation of Communist in *Das Kapital*

YANG Zegua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unist ideology in *Das Kapital*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examining “what communism is”, but rather to the questioning the “self unfolding process of communism content”, in other words, exploring the generation process of communism in *Das Kapital*. It discloses all the secrets of “capital” through “three major criticisms”, and further elucidates the historical collapse fate of capit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sm.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Das Kapital* reveals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sm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all people, with a critique of the subjectivity of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Das Kapital* elucidates gene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communism b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logic of capital 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Das Kapital* criticizes the impossible utopia socialism of preserving the capitalist form of production but carrying out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and opens up a realistic path of communism.

收稿日期: 2022-04-08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23_24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FZX086)

作者简介: 杨泽光, 男, 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E-mail: 839712696@qq.com

Keywords: *Das Kapital*; communism; three major criticisms; capital logic; subjectivity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核心和灵魂, 准确理解和把握共产主义意义重大。《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对共产主义的直接论述却着墨不多。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与编著阶段已经几乎不再对未来社会理想进行探讨了”^[1]。之所以产生这一误解, 原因在于作为“新世界观”基本结论的共产主义被误解为仍旧局限于“知性科学”范式之中的理性结论。实际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理性无法把握住的感性现实世界——的批判中发现了“共产主义新世界”。质言之, 共产主义正是《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和结论。但问题在于仅仅对《资本论》共产主义“是什么”进行探讨无疑会重新陷入形而上学的建制之中, 因而必须诉诸对“内容的自我展开过程”的研究, 即《资本论》共产主义思想的生成过程。

一、资本主体性批判与共产主义的生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哲学批判揭示了与形而上学合谋的资本主体性对人的主体性的僭越, 但资本存有无法克服的矛盾, 最终将走向灭亡, 而人的主体性最终重新被确立, 象征着“自由王国”的共产主义得以生成。

(一) 缘起: 从形而上学批判到资本批判

在形而上学悠久的演进历史中, 其深陷其中的根源窠臼被归结为现实世界和现实历史的“虚无”。当人类追问世界之本源时, 形而上学的堡垒便被筑起。柏拉图最先把“理念”指认为世界的本源, 认为理念世界是唯一的实在。进入中世纪, 世界本源的问题被“上帝”终结了, 但“我思故我在”使得主体形而上学被构建。康德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提出人的理性在自然面前表现为有限理性、在信仰面前表现为绝对理性, 二者无法统一。黑格尔哲学的诞生使这一问题迎来了转机, 构建了既是主体亦是客体的“绝对精神”。但他所构建的“主体”是不证自明的、是具有“无限性”特征的存在, 这种存在又是如何存在的问题却未被深思。

青年马克思也曾一度囿于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形而上学藩篱中, 试图以启蒙精神与理性观念批

判社会现实。但“物质利益的难题”使得马克思认识到理性的法律与国家在面对现实私人利益之时的束手无策。马克思逐渐发现“理性国家”未能达到“绝对理性”的水平而存在着限度和矛盾: 限度体现在其无法实现对市民社会的统御, 矛盾则表现为国家本身也依附于市民社会的分裂而成为统治阶层的工具。由此, 马克思认为要将批判的对象对准市民社会并进一步深入到政治经济学当中。

沿着如此路径,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正式开始对政治经济学批判, 并在此过程中认识到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基础及其抽象性, 开启了历史性视域。马克思认为: “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立场”^{[2]205}, 将人的异化劳动以一种抽象的概念逻辑表达了出来: 被其界定为原点的东西是“自我意识”, 劳动则被全然理解为“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这实际上表征的是实体的异化, 而所谓否定之否定的扬弃过程, 只是自身异化本质的确证过程。黑格尔虽然看到了哲学的历史基础, 但“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2]211}, 现代社会存在的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剥削与支配被掩埋了, 实际上仍然是纯粹的意识内部的运动。马克思要求真正进入现实的私有财产的运动过程之中, 扬弃私有制, 将被抽象理性上升到最高地位的“绝对主体性”恢复到有限性的“现实的个人”身上, 最终走向共产主义。

费尔巴哈从对宗教延伸至全部哲学的批判中, 洞察到了对意识内在性的遮蔽, 并要求用“感性存在”取代“我思”作为出发点。马克思短暂地以费尔巴哈的哲学作为其哲学立场, 但很快发现“感性直观”未能洞穿意识的内在性。“感性直观”以单纯的感觉和直观来理解感性世界, 不涉及事物自身的历史性生成, 这意味着“客观”对象仍然是“现成”的。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已然提出“对象性活动”以改造“感性直观”,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以“实践”克服了单纯直观的理解方式, 进而真正打破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意识内在性的全部建制^[3]。在马克思看来, 实践这一对象性活动带来的结果是人真正出离了自身, 使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能够作用于外在之物, 进而创造出对象化产物, 而对象性产物同时也佐证了人的对象性活动, 进而佐证了这种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这使得“人”跳出了封闭的理性框架,进入了对象性领域之中,成为“现实的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现实生产过程出发作出“现实性批判”,发现了理性主义哲学得以实现的历史机制,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理性”实质不过是资产阶级特定利益的表达,因而形而上学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4]。马克思将精神的“内史”重新植根于精神的“外史”之中,栽植到了“实践”之上。但其此时囿于诸多条件制约,还未真正揭示形而上学最根本的现实——资本,这个尚未全面展开的任务正好构成了《资本论》的主题。

(二) 批判:从资本主体性的僭越到人的主体性回归

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批判真正洞穿了意识的内在性,进而打破了抽象理性的疆界,与感性的现实生活建立起了联系,继而在《资本论》中真正把握住了作为现实生活世界根基的“资本”,并且揭示出了资本主体性逻辑及其自我扬弃。

1. 资本主体性对人的主体性的僭越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并不只是知性科学范围之中的“物”的存在,更是本质感性领域之中的“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物与人的生产关系的颠倒,“个人在抽象的统治”之下本应属于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却为资本所拥有,资本变成了现代社会历史的实际主体。

首先,商品与货币作为资本的最初样态,成为经济领域中主导性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跃居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存在形式,分工、合作等形式的出现使得个人需要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满足。货币由于能购买一般价值形态的任何商品而具有了购买乃至支配任何事物的绝对权力。货币的权力也就是货币持有者的权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转变为“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5]89}。

其次,资本在经济领域中的统治力进一步扩张至政治领域,成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政治统治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与之相对的是“孑然一身”却又“自由”的劳动者,劳动者的生存需要使其必须将劳动力商品化,与资本家进行“平等”交换。这样便建立了“资本—利润”“土地—地租”以及“劳动—工资”的市场经济体

系。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家在“工资”这一平等交换的“外衣”的掩盖下,将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占为己有并由此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6]940}。

最后,资本拜物教的产生使得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毫无怀疑地接受了资本具有主体性这一设定。资本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所具有的统治力使得工人阶级忽视了作为财富真正源泉的劳动,反而相信是“木头制成桌子”,像崇拜上帝一般产生了对自己亲自创造的商品、货币等财富象征物的极度景仰。

综上所述,资本表征的社会关系便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最终具有“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7]49}的资本,成为“主体”,为满足自己的目的,将诸多个体乃至社会作为“客体”创造了出来。

2. 人的主体性的复归

资本按其本性,一方面,要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使得资本创造出充盈的物质基础,开辟出世界市场,拓展出普遍的社会交往,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则要求以一种更加社会化的方式进行生产,但私有制不可撼动的地位必然不允许这一社会化的趋势肆意发展,为劳动者与整个社会带来残缺的片面性,当二者的矛盾达到“不能相容的地步”^{[5]874},资本连同自身的主体性就被消灭了。

资本主体性被扬弃的同时提供了革命主体生成的条件:第一,资本的运动导致生产力的激增,不自觉地为主体的生成提供了条件。《资本论》强调,自由时间是人的主体性生成的关键前提。资本造就的大量剩余价值意味着大量剩余劳动时间的出现,社会总体层面的自由时间有可能成为个人获得发展的自由时间。第二,资本带来了“生产劳动的科学化”,从而为主体的生成创造了“生成机制”。由于资本对剩余价值以及超额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求,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趋科学化与社会化。一方面,劳动者为适应劳动工具智能化的要求,其自身的文化素质、创造力等方面必然会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资本带来的“普遍的社会交往”将使得劳动者的情感与需求等方面也得到提升,这都将增强劳动者的主体性,从而为“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提供可能。

(三) 超越:现实的“人的解放”与共产主义的生成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现实与历史的分析之中,抵达了“现实的人”的现实存在境况,即资本对人自身主体性的僭越,而基于当下的必然演进方向与态势表达则是人的主体性复归与资本的湮灭,与之相伴的则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的生成。换言之,历史并不会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诞生而画上圆满的句号,相反,真正的历史并未展开。

经由对形而上学与资本主体性的批判,《资本论》所揭示的共产主义不仅突破了观念逻辑范畴,进而成为现实的感性实存,而且展示出共产主义是现实的“人的解放”的历史性过程。一方面,共产主义并不是仅仅作为完美无瑕的未来社会形态的“名词”而存在,而是作为“动词”指向人们生活中的现实运动,这种现实运动又通过对资本主义各方面进行无情批判而展开,是针对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和生存方式进行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无情批判。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是基于现实的社会理想。虽然马克思并不提倡对“自由王国”进行教条地预期,但《资本论》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7]683}。共产主义实现了对资本逻辑以及资本僭越人的主体性的积极扬弃,这种扬弃从根本上是现实的运动,是对“政治解放”的超越,是“人类解放”的真正实现。

《资本论》言说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以细节性刻画的样态直接出现在其思想场域当中,而是通过批判性、否定性的视角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来展现共产主义的理论样态;共产主义并不是在纯粹的理论建构的意义上提出的,而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态势的表达,是关于现实行动的信念和筹划,是不断地在对当下的反思和实践中开启未来^{[8]2}。正如詹姆斯·劳洛所指出,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使这一社会灭亡的“阿基米德点”,“在他的辩证的方法看来,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范围之内发展的”^{[9]636}。

二、资本运行逻辑批判与共产主义的生成

马克思的哲学作为破除形而上学神秘性质的

“新世界观”,内在的要求把握住社会现实,这促使他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求答案。但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存在着根本不同,资本的“永恒幻象”被马克思所破除,揭示出来资本逻辑的瓦解过程与共产主义的历史生成。

(一) 起始: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逻辑

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为普遍且抽象的存在,若要对资本进行透视,首先要探明作为“经济的细胞形式”的商品^{[5]8}。马克思以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为基础,揭示出了商品的二重性:商品是有用性的感性自然存在物,具有使用价值,同时不尽相同的商品蕴含的多种使用价值表现出可交换、可通约性,即具有价值,前者为后者的“物质承担者”,二者的内在统一构成了商品的本质。马克思接着进一步阐述了“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5]55},并以小麦与铁交换的案例进行了具体论述:“1夸特小麦 = a 英担铁”的等式表明了双方都与“第三种东西”相同,商品剥离了使用价值和具体形式,就成为了劳动产品;随着劳动产品有用性质的逝去,不同劳动具体形式也将不复存在,最后存留下来的为“没有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人类劳动^{[5]51}。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各自成为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源泉。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内部的二重性矛盾体现为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矛盾,而货币则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当同一商品对于拥有者来说是非使用价值、对于非拥有者则是使用价值,交换就必然发生。在交换过程中,拥有商品的人要售出商品以获得其他商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个人的过程”。商品拥有者关心售出商品获得的价值是否与购入商品的价值等同,因而商品价值实现的过程是“社会的过程”,但对于商品拥有者而言,“同一个过程不可能既是个人的过程,又是一般社会的过程”^{[5]105},只有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从商品中分离出来,才能克服这一矛盾。

货币最终将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流通的主要形式为货币到商品再到货币。如果费尽周折而来的货币量与其起始状态全然相等,“那么这个流通过程就是荒唐的”^{[5]173},唯一可能的情况是“居于流通末端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5]176}。正是由于货币额度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产生了剩余价值,货币便成为资本。剩余价值产生于生产过程、实现于流通过程。一方面,交换是作为等价形

式发生的,流通过程中不会凭空产生新价值;另一方面,当劳动力作为待以出售的商品,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购得了这一特殊商品,但其购买的劳动力价值中耗费的劳动是必要劳动,得到的却是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的工人劳动,而剩余劳动为资本家带来了价值增殖。

(二) 展开:资本逻辑运动及其矛盾

1. 资本的生产过程及其矛盾

《资本论》第一卷通过对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逻辑要求毫无底线地对剩余价值进行攫取,以实现其不断增殖的本能,但是在此过程中资本逻辑却因为其内在的界限最终会不自觉地阻碍剩余价值的实现,由此产生了矛盾,并为经济危机的生发种下祸根。

第一,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在马克思看来,工资这一购得劳动者劳动力的形式,掩盖了对劳动者的剥削。一方面,将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实质模糊为“劳动的价格”,另一方面还极力地对工资进行严格的限制,这种矛盾在现实中便表现为工人消费力水平的低下与资本家要求高消费水平之间的矛盾,由此衍生出经济危机。第二,资本的积累过程导致了生产过剩、产业后备军和失业者大幅增加。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劳动生产力提升,生产对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需求将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在剩余价值的再生产中,资本家一方面把无需支付其工资的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继续投入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又将作为创造剩余劳动主体的劳动者从工厂中清除出去,由此产生过剩人口。经济危机的产生与克服“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5]729}。

2. 资本的流通过程及其矛盾

《资本论》第二卷主要分析了资本的流通过程,揭示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论》第二卷开始便阐释了货币资本的“ $G—W…P…W'—G'$ ”循环过程。首先,在 $G—W$ 的实现阶段,资本家要用货币资本 G 将分离存在的生产资料商品 P_m 与劳动力商品 A 购买回来,使二者重新结合,将货币资本转换为生产资本 P 。接着,在 $W…P…W'$ 阶段中,生产资本 P 通过消耗自己的组成部分 P_m 和 A ,

产生以商品资本形式存在的包含剩余价值的新价值。最后,将生产而来的商品资本 W' 卖出,得到货币资本 G' 。由此可见,这一总过程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更多货币,因而 $W'—G'$ 的实现过程就尤为重要,若这一过程无法实现,那么资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就都会受到影响,对单个资本家的影响便是使其“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从而带来经济危机。

“资本的周转”环节展现出经济危机的可能。固定资本作为“大工业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部门”^{[10]207},其周期更新将造成经济危机。生产力提升将带来固定资本在生产中所占份额逐渐增大,而固定资本的更新将会带来新的需求;但与固定资本相比,流动资本的更新速度相对更慢,这会招致预付资本总周转速度慢于固定资本更新,社会整体生产过剩,自毁产品的悲剧便会上演。

社会总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也孕育着经济危机。一方面,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社会总产品实现的基本条件是: $I(v+m)=IIc$ 。第I部类的资本家将所支配的大多数年劳动用以从事生产资料的生产,第II部类的资本家出于攫取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欲望,不会及时更新不变资本,这会造成前者生产资料过剩。那么 IIc 和 $I(v+m)$ 不能等额交换,这意味着剩余价值无法完全实现,“尽管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但危机——生产危机——还是会发生”^{[10]252}。另一方面,在以简单再生产为基础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两大部类并不能保持平衡,最终使得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成为现实。

3.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及其矛盾

《资本论》第三卷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11]3},并经由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论证,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历史必然性。资本在增殖过程中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将剩余价值 m 转变为利润 P ,将剩余价值率 m/v 转变为利润率 $m/c+v$ 。随着生产力的增加、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规模日益扩大,活劳动对死劳动的支配能力增强,这使得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升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一般利润率减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又阻碍这种减低,导致这种减低只是“趋向”减低。利润率虽然减低但可变资本的绝对量增多,导致利润总量增加。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预示着资产阶级社会全面生产过剩以及经济危机爆发的历史必然性。资本

的使命就是极致地吞占利润,从而进行资本积累,但其目标的达成是以提高生产力作为手段的,这将招致平均利润率降低,由此产生了手段与目标的矛盾,唯一的出路则是“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10]287}。当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生产力的提高无法满足资本增殖的愿望时,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便不再作为资本来产生利润了,由此产生了相对过剩,这种相对过剩是包含资本、人口、商品的全局性过剩,最终爆发经济危机。危机虽会破坏一部分社会生产力,但矛盾并未从根源处克服,“同样的恶性循环将再次发生”^{[11]373}。

(三) 旨归: 资本逻辑的瓦解与共产主义的生成

由资本逻辑导致的经济危机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及其历史性,但并不能直接将经济危机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与共产主义的实现,否则会陷入“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经济危机虽然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但也使得矛盾得到“暂时解决”。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对工人阶级产生了较大影响,激发了整个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经济危机不仅促进了工人阶级自身解放意识的觉醒,还激发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此外,经济危机频频爆发加速了革命形势的成熟。

伴随着经济危机对工人阶级的洗礼,工人阶级最终将成为真正的革命主体,从而真正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中出场。《资本论》正是经由对资本逻辑运动支配的经济关系的批判中预示共产主义社会。

第一,在产品生产与交换方面,商品经济被产品经济所取代,商品范畴也将被遗弃在历史的角落,与之相伴的是价值概念的破灭,货币也被这种作为衡量劳动量和进行劳动交换凭证的“劳动卷”所代替^{[11]745}。商品经济规律也不再起作用,生产不再是无计划的活动,社会整体将做出合理规划,这时“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重要”^{[11]965}。第二,在社会再生产方面,共产主义阶段的总产品仍被区分为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两部分,但共产主义将会通过有意识、有计划的积累相对过剩来补偿在固定资本更新和物资储备的需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也要有相对过剩以满足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各种风险的预防。第三,在社会分配方面,首先是以劳动时间作为标准与尺度,对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获得的分量进行

分配。但其采用的分配方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当公有制促进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标准之时,将会实现按需分配。

三、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与共产主义的生成

列宁认为《资本论》是一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和基本的著作”^{[12]154}。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维度而言,《资本论》正是在对停留在“现实的不合理”层面上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中发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

(一) 批判: 破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永恒规定的误解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虽有诸多所谓“社会主义者”试图对“现实的不合理”进行批判与变革,但是他们受制于理论的缺陷,只是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之内进行无伤大雅的修修补补。在蒲鲁东等人看来,商品生产具有永恒性与公正性,但货币与资本的产生带来了商品生产的扭曲,为克服这一弊病,必须以商品或是劳动时间券来替代货币,以此实现消灭货币,保留象征着公正的原初商品生产的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了蒲鲁东主义所指认的社会主义道路终会走向空想的歧途。

首先,马克思批评了蒲鲁东等人以“各种商品直接就是货币”来废除金属货币的主张,指出其错误源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和货币的关系的误解”。产品最初并不能实现普遍交换的原因在于不同产品具有不同的自然属性。只有当产品自然属性的差异性被转化为质的同一性与量的差异性之时,交换才得以发生。也就是说,产品在观念上成为既有不同质的自然属性又有同质的社会属性的商品。而观念中的二重性反映在现实交换中,便显露为实际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对立,即商品的价值取得了和商品相独立的物质存在形式即货币。“作为产品的产品和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间的矛盾和对立并不是货币所招致的,相反,正是二者的对立的发展赋予了“货币的似乎先验的权力。”^{[6]95}蒲鲁东等人并未看到正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导致了货币的产生。其次,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等人以劳动时间券取代货币的主张。在马克思看来,以劳动时间券消灭价格和价值名义上的区

别的做法只是徒劳，因为二者名义上的区别是由二者实际的差别决定。而劳动时间券表征的只是社会交换过程背后的“观念上的劳动时间”，并不是商品的实际劳动时间。因为实际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转化为一般劳动，商品的价值也是只有经过交换才能实现，这就使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交换之后才形成的关系，“它将间接地通过货币形式的媒介起作用”^{[13]40}。因此，试图在流通领域内以消灭货币来达成消灭资本主义矛盾注定是不现实的。

以蒲鲁东等人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根本缺陷在于站在默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性的立场上去寻求治愈资本主义病症的良药。他们无法看到货币正是表征着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对货币的废除必然伴随着商品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废除，不能在不触及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谈论未来共产主义的实现道路。《资本论》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做的揭露“现实的不合理”的工作真正转变为了触及本质地对“不合理的现实”的批判，以此展现出通向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解救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社会孕育的新社会要素。

（二）开辟：指明通达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实现道路的探寻并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割开来，而是在肯定资本主义文明进步性的基础上，真正占有和利用其带来的一切有利社会条件，从资本主义内部去寻求超越的道路。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为维持自身造就了比拟世间一切伟大奇迹的巨大生产力，“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1]927}，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孕育出了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因素，即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其将大规模的集体生产作为基础，这种所有制的规模如若进一步增大，那么将有可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例如：股份企业、合作工厂等形式“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11]499}。

为了人类社会早日进入共产主义，还必须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投入解放事业中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真正沉入到现代社会经济现实内部，将工人的生存困境与革命斗争的必要性揭露了出来，揭示了资本将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不断地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占为己有并扩大

资本的规模，对工人进行更大程度、更大规模的压榨，资本一方面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为工人阶级带来的却“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5]744}。在此过程中，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剥削不是个人对个人的剥削，而是全体资本家对一切工人的压榨。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积累理论、平均利润理论的揭示，发现了无产阶级生存困境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日益不可缓和，工人阶级若要结束受压迫的命运获得自身的解放必须承担起历史使命，即“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5]18}。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具体论述了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案”^{[5]263}的制定就是资本的自身矛盾将会导致广大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的表现。

《资本论》基于对工人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基于英国和法国对工人运动的血腥镇压的分析，提出了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中的策略原则。

第一，工人阶级进行经济斗争的必要性。工人阶级首先面对的是资本家在经济方面的压榨，经济斗争则是最直接的斗争形式。比如在工人阶级的勇敢抗争之下，工人的工作日相对得到了一定的缩短、工作环境相对得到了一定的改善。经济斗争使工人阶级加强了团结、提高了觉悟。这种经济领域的斗争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被剥削的事实。

第二，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必要性。《资本论》用一定篇幅描述了进驻工厂的英国检查员所提供的触目惊心的血腥材料以及法国的资产阶级当权者用暴力废除工人以生命为代价所得来的合法权利。这足以看出，经济斗争必须上升为思想层面的斗争和政治层面的斗争。政治斗争并不限于对资本家个体的开战和抗争，应将矛头锁定为全部资产阶级，斗争绝不只是为了获得要挟资本家减缓剥削的程度，而是要从根本上击溃资本主义制度。政治斗争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毋宁说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思想斗争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斗争，资产阶级的舆论宣传目的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思想侵蚀，磨灭其革命意识，工人阶级也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与之进行坚决且彻底的抗争、绝不让步。

当工人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达到一定程度时，这种斗争将会进一步升级为无产阶级革命。从主观方面来看，工人阶级通过一系列的阶级斗争首先要锻造出一个强大并且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其使命

在于将原本各自为战的劳苦工人凝聚成统一且强大的工人阶级群体,以此来将其真正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其次,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在分析现实情况的基础之上,制定出科学且正确的革命策略和手段。从客观方面来看,无产阶级的革命若要取得成功,必须满足相关的客观历史条件。马克思认为:“当然这里要以资本主义生产一般说来已把劳动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发生这一革命的必要高度前提。”^{[14][66]}只有当生产力状况进步至一定程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变得丝毫不容缓和之时,危机将在社会的各个环节迸发,革命的客观条件才达到成熟。此时,无产者将原本的国家机器全面击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取得政治解放之后,无产阶级将利用政治权力大力提供和解放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提高是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最后谋求经济上的解放。当人类从生产力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之后,人类最终便可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而实现共产主义。

四、结语

《资本论》对于共产主义的直接论述虽仅有寥寥数语,但《资本论》的共产主义思想正是在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三大批判”中被揭示出来的。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路径探讨共产主义的出场并不是建立在将《资本论》肢解而是建立在《资本论》是“一块整钢”的基础上。三个路径表明了同一逻辑旨归,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共产主义社会。对《资本论》中共产主义思想出场的不同路径的勘探,使

得共产主义不再仅仅被当作“结论”,而是作为“过程”被完整而真实地展现出来,这对透视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以及对理解当今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现实境遇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韦森.从马克思、黑格尔、康德到韦伯和维特根斯坦[J].学术月刊,2014(3):169-175.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吴晓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全部形而上学的终结[J].江苏社会科学,2000(6):49-56.
- [4] 郗戈.从哲学批判到资本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13.
-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王庆丰.《资本论》的再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 [9] 欧阳康.当代英美哲学地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2] 列宁.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3] 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 [14]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责编:程爱婕)